

叩问南宮山

谷培生

撰,应该说是别名雅号。

登南宮山,我毫无拥抱“笔架”之感想,倒有攀爬“梯架”之体验。一阶一阶的石台阶,一段刚完,一段又起。其陡如悬崖,攀登之时,大有上天梯之感。我们一百多人蛇行在“天梯”上,组成一条游动的人链。一个人与一个人相差两三台阶,后一人头的高度就在前一人之腰际之际。攀爬间,我觉得自己的头贴近前者的臀,很是不雅。抬头望去,只见臀不见头;回头一顾,只见头不见臀。我们弯腰弓背,头臀相衔,只听喘息,不闻相语。我突然觉得比肩接踵这个成语在此情景下,可以改为以头接臀了。好在别的人都自顾爬山,肯定不知我这酸夫子的不雅之想。

南宮阶道,犹如梯架。我一米八的个头,不敢说虎背熊腰,也可以说膀大腰圆,更兼军人出身,向来以身强力壮自诩。登庐山、上泰山、游峨眉、攀华山,其累的感觉,都没有爬南宮山大。我之所以没有坐在地上休息,是看见比我年龄大的长者、身材娇小的女士都在奋力攀登。我暗暗思忖,这么多人爬山,不是个个都有力量,而是人人都爱面子。人们不是不想休息,甚至折返下山,而是情势不容许。这大概就是潮流,就是大势所趋吧。

还好,终于有人捷足先登了。上了山顶的人,召唤还在攀登的人:“我们到了,你们加油!”正在攀登的人听到同伴的呼唤声,好像吃了瓢动力丸,精神为之一振。人在困难困惑时,要是有人能鼓励一下,哪怕仅仅是只言片语,也能产生莫大的动力。人生艰难,要有朋友,要有友谊,要有支持和帮助。人生艰难,要有盼头,

有盼头就有奔头。

沿梯架爬上“山顶”,我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我们只是爬到了一个巍峨的小平地上,先到的人让出可以小憩的树干石块等,向金顶方向进发。我们刚上来的人一边歇脚,一边呼喊着鼓励着后面的朋友。等到又一拨朋友上来,我们就开始向金顶方向进发。刚上山的朋友一边歇脚,一边呼喊着鼓励着仍在攀登的朋友。

在海拔2200米绝壁上依山而建的南宮山真身殿,供奉着肉身佛弘一达慈。关于南宮山弘一大师的来历,当地县志《砖坪县志·祠庙》(砖坪县即今岚皋县)中记载:弘一俗姓张,贵州湄潭县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幼家贫,佣工养母,颇为孝道。母逝后,入四川仁寿县觉钟寺出家,法号弘一达慈。由于勤奋好学,净化修炼,深得造化。自觉一方学实不满足,为寻一幽静清雅之地了道终身,于清乾隆晚期来陕南南宮山研习佛法并任主持。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初二,弘一达慈在南宮山金顶莲花洞圆寂,终年56岁。

弘一达慈的肉身是1979年发现的。据早期游客讲,大师的肌肤呈红黑色,软组织富有弹性,正襟端坐,左手五指并拢,作个诵经状,右手抱一钵,内置如意,一副庄严的法相,终成佛教修行者顶礼膜拜的肉身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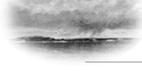
南宮山真身殿肉身佛露天200余年完好无腐,给风光秀丽的南宮山平添了神秘色彩。

《玄应音义》载:“舍利有全身、碎身之别”。我们所说的肉身佛(菩萨),就是佛教所说的全身舍利。

我带着疑惑离开肉身殿,去登金顶。我们到金顶时已是中午,所以没能看“日出”;不刮大风,所以也没听“松涛”。我只是伫立在金顶上,静静地观了一会儿“云海”。只见南宮山景区迤邐不绝,千顷苍茫,袅袅白云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间随风飘荡,使青山翠木时隐时现,变幻莫测。如此景观,让我不由联想起王维的《终南山》:“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孟郊的《游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久住都市的人,一旦远离水泥墩子,看到青山白云,不经意间释放了尘世的器杂和烦恼。旅游观景时的怡然之情虽然是一时的,但正因为短暂而更显得可贵——都市中生活的人,更需要素面自然,在自然中陶冶情愫,释放陈杂,以便更好地直面红尘。

在下山的路上,我思绪中没有金顶,没有云海,没有千年古栎,只有肉身佛。为什么佛家的骨头能成舍利子,而我们凡人的不能呢?当然,我既不是释者,又不是智者,无法破译这么深奥的事物,只能叩问南宮山。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我观南宮山,有得乎?!



行吟天下

五月的早晨

艾汀

早晨,太阳刚露头的时候,东方是一片玫瑰色,飘浮在天边的云层像彩色的锦缎绵延几公里,南边和西边是朦朦胧胧的灰白色,头顶暗蓝的天空随着太阳的升高逐渐变成深蓝色,高耸的楼群顶部先是镀了耀眼的金边,接着楼身泛着古铜色的光泽。后来楼与楼之间流动着明亮得像箭簇一样的光束。

五月的街头,空气是清爽的、宜人的。南来的风并无凉意,街道上的槐树都长出碧绿的叶子,密叶枝头有看不见的鸟儿在鸣叫。古诗云:“山深闻鹧鸪。”在这繁华大都市的街上也能听到鸟的鸣叫声,只是不是鹧鸪叫,而是麻雀叫,斑鸠叫,还有不知名的鸟儿在叫,有的叫得很好听、很悦耳,有的叽叽喳喳乱叫,像是在打架吵嘴,有点烦人。

街道已经被环卫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可见一两名穿橘黄色环卫服的清洁工正拿着扫把和铁皮簸箕在倒垃圾。他们是城市中起得最早的人,在天亮之前就完成了清洁工作,让城市变得干干净净。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繁花似锦的春天已经过去,舒适宜人的初夏正缓缓来临。花坛里的桃花、杏花、樱花还有丁香花都凋谢了,开过了。记得繁花似锦时,我走过这里,嘴里总喜欢念叨《花为媒》中的词句:“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啊,飞满城……”实际上,戏曲里有很多诗句唱词,又美又上口,寓意丰富又深刻,可惜自己读得太少,知道得不多。

此刻,街道上还比较安静,没有多少行人,车辆也很少。看到马路旁那些静静的草坪,我不由想起乡下的风景。不知有多少人非常向往幽静的田园风光,他们有多少理由可以去过平静的乡村生活,但是又有多少人要在城市里没日没夜地打拼,诸如工作、经商、打工、上学、就医等等,不得不生活在这些钢筋水泥筑成的拥挤的城市里。

太阳正在升高,城市正在苏醒。街道两旁的小卖部、小吃店、杂货店陆续打开了门,一对夫妻忙着把刚蒸好的一笼笼雪白的馒头搬到店铺外,放在花圃围墙的台子上晾凉打包,估计他们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忙活了。小商小贩也骑着三轮车开始呐喊起来。卖包子、卖油条的店铺门前的顾客越来越多。没一会儿,街上的汽车多起来,行人也多了起来,骑电动车和共享单车的人如流水般经过我的身边。上班族、学生都开启了忙碌的一天。经常坐在花坛旁边的大树下钉鞋的一位戴花镜的老者,胸前围着牛仔布做成的围裙,正弯腰曲背把自己的钉鞋工具从小推车上拿下来放在树下。一位中年妇女把鞋袜、针织品、剪刀、勺子等一些生活日用品摆放在路边叫卖……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不知有多少人在为生计奔波忙碌,在竭尽全力为生而打拼。他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去劳作、去挣钱,去养活自己、养活妻儿、养活父母。

这是一个明媚的五月早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远方的两国交战正酣,未来是什么样子谁又能说清楚?我想起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是情感和归属需求,第四层是尊重的需求,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人人都能走到第五层为“自我实现”而拼搏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远离了无衣无食的饥饿、贫困,远离了战争、瘟疫,远离了一切邪恶的戕害和恐惧,那时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



晨

董泽中 摄

初夏

任静

当初夏的清风掠过明月,拂过树梢,院子里的月季花盛开了。花儿开在我的窗前,飘来阵阵清香。连蝴蝶也驻足不前,那轻盈的飞翔仿佛夏夜掠过的梦境。

梦里的身影依然在故乡的山坳上穿梭奔跑,欣喜地看向阳坡上的桃花开了又谢,很快了结了指头肚大小的果实。“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家门前的那片小树林长得更茂盛了,密密匝匝的树叶挤挨在一起,树叶油绿沁碧,把整个村庄都染绿了。夏风掠过,树叶发出愉快的“沙沙”声响。鸟儿们快活地飞来飞去,最喜人的是布谷鸟的鸣叫:“布谷——布谷——快快播谷——”那清脆悦耳的叫声,为初夏绿色的世界谱写了美妙动听的乐章。

不远处的梯田里,玉米苗刚刚从地里探出绿色小脑袋,在微风里左顾右盼,好像在好奇地打量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杏树上结满了毛茸茸的青杏,刚刚怀孕的小媳妇低头贪婪地望着稠密的杏子,不由舌底生津犯了馋意,央告调皮的小叔叔给她上树摘一兜去。雨刚下过不久,田野里的麦穗正拼命积聚能量,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一个开镰的辉煌梦想。

院子里的熟地花扬着火红的笑

脸,粉团团的打碗碗花像可爱的小姑娘嘟起小巧的嘴巴,紫色的牵牛花举着小喇叭急急匆匆探过墙头,仿佛要去参加一场农家比美赛事。举目四望,田间地头早已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葱绿,油绿,淡绿,新绿,嫩绿,绿是骄傲的公主,是初夏的主旋律,再娇艳的花儿都是初夏的点缀。

空气中氤氲着青草味儿,绿叶活泼泼的气息,花儿淡淡的馨香。走在乡村小径上,初夏的微风轻柔如水,拂在脸上温润心底。初夏的温润,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故乡的初夏等待着属于我的一抹温情。

墙根下,鸣虫在低吟浅唱,恍然儿时母亲哼唱的催眠曲,令人倍感心情舒畅。少年的我,将内心的梦想无限放大,美好的心愿和初夏的麦粒一起灌浆,成长,直至渐渐丰满成金黄。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诗意只能属于闲适的诗人,农家的初夏则是充实而忙碌的,他们要播种秋豆、刈锄杂草、放牧牛羊、清理圈舍,结绳磨镰,每一个场景都蒸腾着暖人的生活气息。

爷爷蹲在记忆的树下磨镰刀,不时伸出右手大拇指试一试刀锋是否够锋利。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映照在白

花的刀刃上,亮亮的光斑在树下一闪一闪地跳跃。镰刀磨好了,爷爷喝一口浓茶,坐在石磨上,歪着脑袋侧耳聆听布谷鸟可人的鸣叫:“快快割麦——快快割麦——”初夏灿烂的阳光照在爷爷光秃秃的脑袋上,照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在那洁净明媚的夏日阳光里,爷爷突然眯着眼睛笑了起来。卧在爷爷脚边打瞌睡的老黑狗仿佛受到惊吓,站起来茫然四顾,“汪汪”叫一声,便偃旗息鼓了。

我静静地望着,眼前仿佛次第铺展开一幅安逸闲适的田园初夏图,“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完全是从唐诗宋词中流淌出来的诗意。

爷爷说,阳坡上的麦子马上就要黄了,你父亲该从城里回来了。爷爷的话,让我的内心瞬间生发出无限企盼,情不自禁扭头朝城里的方向望去。

初夏,是一个万物葳蕤生长的季节,山野村庄变得轻盈灵动,蓬勃葱郁,令人心醉神往。农人不懂生如夏花绚烂,内心只怀一个素朴执念——坚持不懈,用心耕耘,终会有秋天殷实的收获。

今夜无眠,透过厚重的时光幕帘,我在记忆里坐拥山水画意,感悟故乡初夏之美。这一刻,子规声里,一抹浓绿嫣然充满了视野。

蔷薇花开

郝润琴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唐·高骈《山亭夏日》

时间过得真快,春天还在回味,转眼便是夏天。五月,浅夏,风轻云淡,光阴落香。又是一年“蔷薇繁艳满城阴,烂漫开红次第深”的好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草的清香,浸染了这个美丽的季节。

平时,我喜欢在这个城市的林间小道上漫步,喜欢在浓密厚重的树荫下小坐,以享受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中的一方清幽静谧。而这个季节,我喜欢在临街的人行道上行走,喜欢绕着机关单位散步,喜欢坐在小区墙外的长椅上远望。因为满墙都是蔷薇花开,满城都浸润在蔷薇的花香之中。

远远望去,那满架厚厚的蔷薇尽情绽放。它遮住了围墙,盖住了栅栏,如色彩斑斓的瀑布。红的热烈,粉的柔嫩,白的纯净,黄的庄重,紫的高贵,在葳蕤绿叶的映衬下显得夺目迷人。难怪有那么多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流连忘返!

“根本似玫瑰,繁英刺外开。香高丛有架,红落地多苔。”蔷薇的根茎虽然与玫瑰相似,但蔷薇花小巧、繁盛、明丽,虽说不像玫瑰那样鲜艳,但是每一朵花都努力地开放着。蔷薇花儿紧紧地簇拥在一起,一团团,一簇簇,层层叠叠,密密匝匝,上上下下,你挤着我,我拥着你,鼓出了花蕾,绽开了花瓣,一朵朵,一串串,顺着柔软的枝条层层垂下来,像风铃,似流苏,更像五彩缤纷的梦。

花墙中最忙碌的要数蜜蜂和蝴蝶了。勤劳的蜜蜂不仅在“嗡嗡嗡”忙着采蜜,还是护花使者。只要有人靠近花朵,蜜蜂就会迎面击来,生怕观花者伤害了娇小的花朵,打扰了它的乐园。蝴蝶在蜜蜂的护卫下翩翩起舞,它们一会儿在空中轻盈盘旋,一会儿竖起双翅落在花上,简直分不清是蝴蝶变成了花朵还是花朵长出了翅膀。蜜蜂在浅吟低唱,蝴蝶在追逐嬉闹,好一幅恬静优美的蜂蝶恋花图!

雨后的蔷薇花香气馥郁,花瓣上亮晶晶的水珠就像一颗颗耀眼的宝石,湿润的香气从披拂的枝条上袅袅升起,在空气里流动着,清香远播,沁人心脾。散落在青青草地上的花瓣把那一汪的绿色涂改成了色彩绚烂的精美画卷,那一抹亮色不仅缤纷了大地,也染醉了整个季节。晴空下,一缕缕和煦的阳光洒在蔷薇枝叶上,嫩绿中透出一种生机、一种活力。在阳光的照耀下,蔷薇花更加明媚娇艳,曼妙婀娜。

蔷薇的枝条上长满了针刺,仿佛是自己的铠甲,要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彰显自己的人格,使人只可观赏,不能把玩。这铺天盖地的蔷薇花与繁密的藤蔓、翠绿的叶子和谐交织在一起,似一曲无声的旋律,让人陶醉;似一幅立体的山水画,使人迷恋。随着习习凉风,她的幽幽芳香留在了小城人们的记忆里,也印在了我的心上。

蔷薇花是吉祥美好的象征,遇见蔷薇花,就遇见了美好。站在花墙下,满眼都是繁花,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蔷薇花开,我携一缕阳光的明媚,盈一束蔷薇花的芬芳,嗅着柔暖而温润的气息,抛开日常中的琐碎,忘记身心的疲惫,许岁月静好,让时光静溢,读书、把盏、诗意,和四季结伴同行,于岁月深处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思绪的路上,邂逅一段美丽的时光!



诗歌天地

诗念

王宏斌

妈妈
我知道你从未看见
我的笔尖
流淌出的一篇篇
对你漫长的思念

天地这么大
可我的脑海里
你一副副慈祥 and 善的容颜
却无处张贴

故乡的山路弯弯
门口转动的碾盘
一棵孤立的老槐树下
一幅幅水墨丹青的画面
都有你的身影跃入眼帘

只是
再也没有
你对儿女关爱的语言
徐徐传进我们的心田

你沉睡的坟冢前
水果
纸钱
心中的思念
连同我的诗篇
一起点燃

那不断的泪腺
冲洗不醒
你永久的睡眠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yjwyfk@126.com